

抗日戰爭長衡會戰之研究

作者簡介



龔建國備役上校，陸官校正48期、三軍大學陸軍學院83年班、戰爭學院86年班、國立臺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教育學研究所碩士；曾任排、連、營長、科長、研究教官、步兵旅旅長、師參謀長、國防部處長，現任中華軍史學會主任秘書、中華民國工業氣體公會理事、工業氣體工業協會理事。

提要

- 一、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抗日戰爭為我國現代史上最重要、最光輝、最悲壯的一頁。
- 二、民國33年5月26日至9月8日間，日軍發動了長衡會戰，在會戰全程，國軍將士為保家衛國，捨身抗敵，計陣亡6萬6千餘人。
- 三、第9戰區採取游動防禦，以換取時間，並消耗敵人；亦斃傷日軍6萬餘人，使其打通南北交通及破壞飛機場之代價昂貴，得不償失。
- 四、回顧歷史，對那些抵抗外侮、為國捐軀的國軍官兵和同胞，不僅應表達由衷的崇敬和感恩，而且也應記取中華民族這段悲壯的歷史。

關鍵詞：八年抗戰、長衡會戰、第9戰區



前言

民國26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以來遽變的一年，是年7月7日，日本藉口發動盧溝橋事變，點燃侵華戰火，我為保衛國家生存，則奮起全面抗戰。¹其實在當時我建軍未成，國際無援，且中共禍患，連年兵災，以至國疲民困，人力物力之動員，實不足以應付戰爭的要求；然我全國軍民卻自動發揮同仇敵愾、艱苦卓絕的抗戰精神，一致擁護政府的領導，決心奮戰到底。

67年前的抗日戰爭，作為中國近代以來唯一的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戰爭而載入史冊。然而，在重溫或評價這一勝利時，我們不能忘記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本文研究動機，主要著眼在提醒國軍幹部要對歷史的重視與認識，承接並發揚抗戰堅苦卓絕之歷史精神，不能隨著抗戰勝利而淡忘；67年後，我們理當有更深刻的反思與探索，同時啟示國人明瞭國防建設對國家前途與穩定發展的重要性，並持續給予必要的支持與肯定。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在長衡會戰中，所呈現國軍將士之前仆後繼、英

勇作戰精神，值得我們效法；當我們撫觸歷史斑斑血淚，融入歷史無盡長河之時，固然不希望強調這場戰爭中我國的悲壯情況，也不願去挑起國人反日的情仇，但對於戰爭的非必要性、無理性與不可預測性，仍然衷心希望所有參戰國家，時刻深自反省並竭力避免，尤以戰爭的發動者為然。

戰前情勢概述與雙方戰略意圖

民國32年春，盟軍在太平洋之攻勢，正如火如荼展開，並節節勝利，逼近馬利亞納群島，日本自詡之內防線，已岌岌可危。其南方軍與本土間之海上交通，更已瀕臨斷絕邊緣；同時，中、美空軍已獲絕對優勢，日軍海空交通癱瘓，資源匱乏，已至難以維持之窘境。²是年末，當常德會戰尚在進行之際，日本大本營即發布「1號作戰」計畫，目的是「擊敗敵軍，占領並確保湘桂、粵漢及京漢鐵路南部沿線的要衝，以摧毀敵空軍之主要基地，制止敵軍空襲帝國本土以及破壞海上交通等企圖」，³旨在及早建成一條縱貫中國大陸，直達中南半島、南洋之路上運輸線；其作戰地域覆蓋湘豫桂地區。⁴平漢作

1 自「七七事變」後，中日雙方這場全面持續的戰爭，共歷時了8年1個月又3天，兩軍總共進行過22次會戰（雙方動員兵力在10萬以上），1,117次以上的戰鬥（雙方兵力在1萬人以上），以及38,931次的小型接戰，國軍方面傷亡了321萬餘人，近580萬同胞被屠殺，消耗軍費達1兆4,643億元；全民的財產損失更是不計其數。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臺北：國防部，1955年），頁410。

2 此前盟軍曾由杜立德中校於民國31年4月18日率領B-25轟炸機自「大黃蜂」號航空母艦上起飛，轟炸東京、大阪與神戶，使日軍決定攻占中途島，最後日本聯合艦隊遭到敗績，朱貴生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頁213。

3 國防部史編局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25)：全面潰敗與最後防線》（臺北：國防部，1987年），頁794。

4 鐘子麟，《王牌悍將張靈甫》（新北市：團結出版社，2008年）。

戰稱為虎號作戰、湘桂作戰稱為特號作戰。

日軍於民國33年4月中旬先由華北發起豫中會戰，以打通平漢線；⁵並在豫中會戰尚在進行之同時，武漢地區之日軍第11軍，亦在華中方面軍之策劃、指導下，由各方面抽調兵力，逐次向湘北、鄂南地區集結兵力約20萬，準備發動長衡會戰；⁶廣東方面第23軍8萬餘準備北進策應。⁷

民國32年以後，國軍為協力盟軍反攻緬甸，並打通中印公路，先由第6、7戰區抽出精銳7個軍，轉用滇、印，且當時兵員與資材之補充，亦以滇、印為第一優先，致第9戰區之戰力，殊感不足。⁸不得已採取游擊防禦，以爭取時間，並消耗敵人。國軍第9戰區司令長官部檢討第3次長沙會戰經驗，即以日軍爾後將以廣正面進犯之假定，重新策訂計畫。準此，所屬4個集團軍乃各以一部利用既設陣地，節節予敵打擊，遲滯其前進，主力則分別集結，將日軍誘至我有利地區，然後乘其疲憊而各個包圍殲滅之，以摧毀日軍打通粵漢路之企圖。⁹

戰前兵力部署與作戰指導 (如圖一)

一、日軍

日軍自豫中會戰開始之同時，即在贛北、鄂南、湘北一帶積極準備，除原在這些地區，與我對峙之日軍獨立第7、第12旅團、獨立第17混成旅團、第68師團以外，¹⁰自民國33年4月中旬以來，贛北日軍第34師團、揚州日軍第64師團、安慶日軍第116師團，陸續溯江西上；日軍第13師團，並於4月下旬，經武漢南下。至會戰直前日軍由我第3、5、6各戰區當面再抽調第40、58師團及獨立第5旅團，會合原在第9戰區當面之日軍，計約8個師團4個獨立旅團，且由華北抽掉第27、37師團，正在輸送，其總兵力約20餘萬人。¹¹此外，尚有第11軍直屬騎兵聯隊，獨立山砲第1、2、5、39聯隊，獨立野戰砲兵第9聯隊、野戰重砲兵第8聯隊、獨立工兵3個聯隊、鐵道兵2個聯隊、獨立電信第3、5聯隊、戰車第3師團之一部，戰車30餘輛，其空軍在武漢附近地區者共168架(如圖

5 國防部史編局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9)：湖南作戰》(臺北：國防部，1987年)，頁494。

6 從民國28年中國10大戰區，以湖南為主要戰場的�戰區擁有最多兵力，極盛時達到54個步兵師，占全國總兵力的四分之一強。民國28年至民國34年抗戰勝利這段時間，正面戰場共有12次重量級大會戰，分別是：第一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上高會戰、棗宜會戰、晉南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豫湘桂大會戰、老河口芷江會戰。其中有6次大會戰在湖南戰區展開。七七事變之後，日軍原定計畫3月亡華，但僅湖南一地，國軍就頂了5年之久，多次會戰，日軍始終未能越雷池一步，可見湖南戰略地位之重要與國軍高層對這一戰區的重視程度與兵力之強。

7 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臺北：國防部，1955年)，頁216。

8 同註2，頁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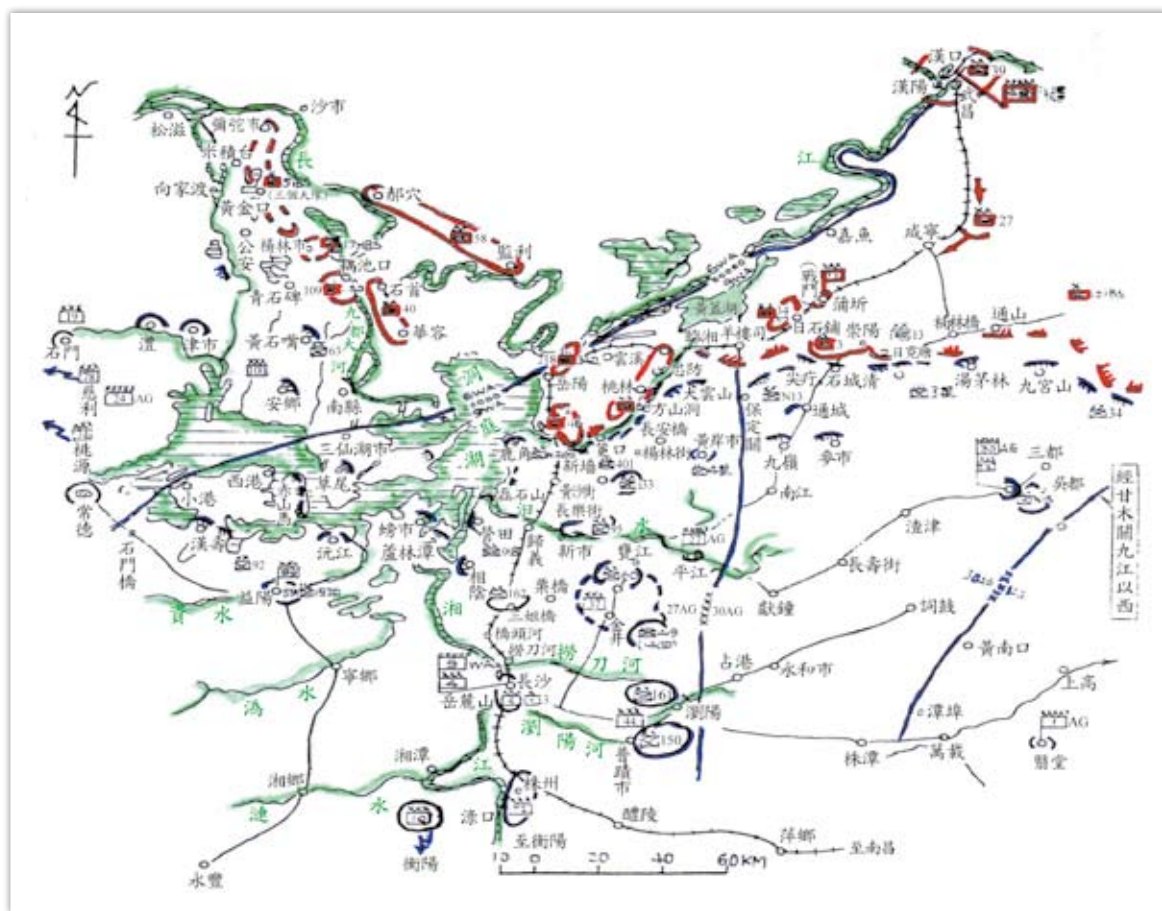
9 楊濬彥，《中國陸軍作戰各大戰役實錄》(臺北：葦豐，2005年)，頁240。

10 黎明文化公司，《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上)》(臺北：黎明文化，1986年)，頁294。

11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國軍抗日戰史專輯》(臺北：國防部，2005年)，頁193。



圖一 長衡會戰直前一般態勢要圖
(民國33年5月25日)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八冊》(臺北：國防部，1989年)，頁203。

二)。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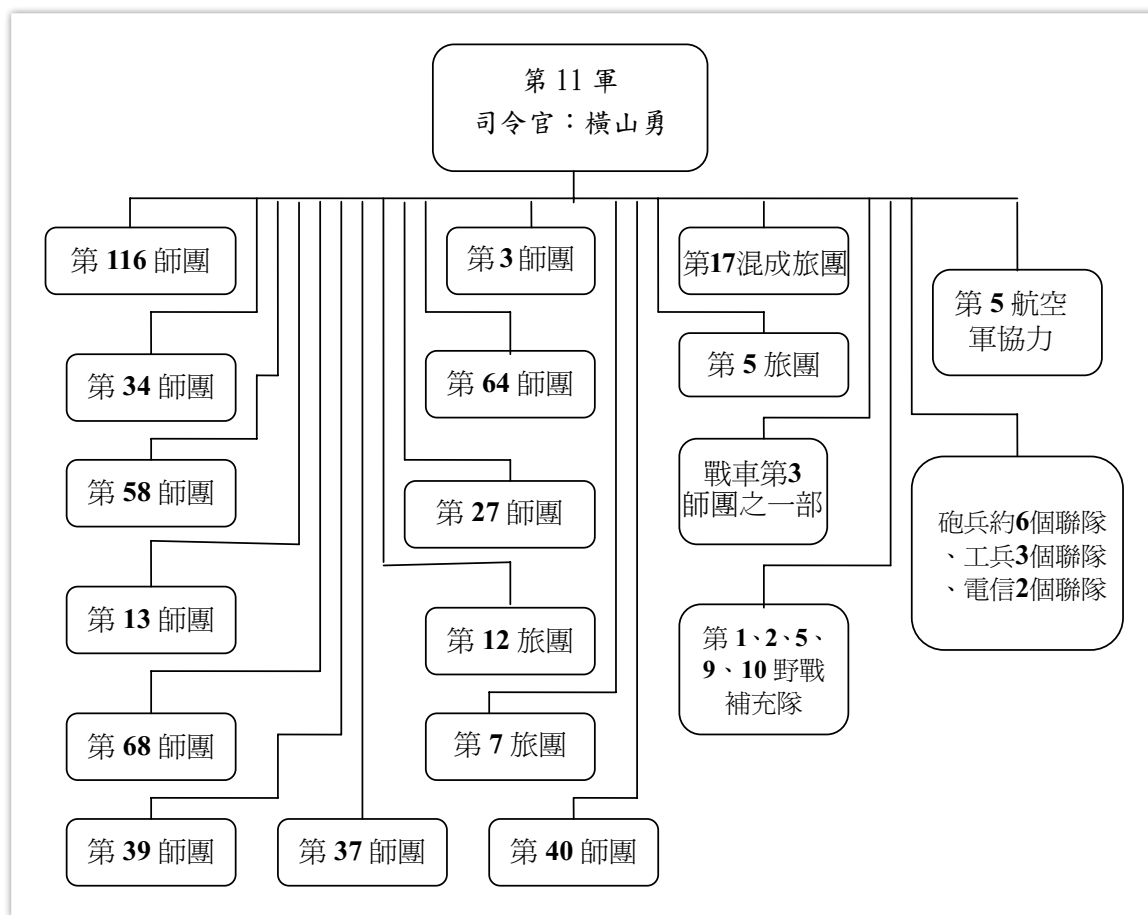
當時，日軍兵力分布概況：以第3、第13師團集中於崇陽、青山鋪地區；第34、58、68、116師團集中於臨湘、岳陽地區；第40師團及第116師團一部，集中於華容、石首地區；第64師團、獨立第17混成旅團，守備鄂南各要點；獨立第7、5、12旅團，分任贛北、鄂南警備。日軍空軍部隊，轟炸機72架，駐武漢地區；驅逐機72架，一部來往南昌武漢間，9架駐

白螺磯；偵察機24架，以9架分駐信陽、應成、京山，9架駐白螺磯，偵察機6架駐武漢。

5月上旬，我方據諜報稱，由武漢方面偽軍高級人員處，得知日軍擬以在中國戰場兵力，十分之二守據點，十分之八機動使用，並將於日蘇漁業協定後，抽調關東軍約10萬南下，使用於中國戰場。先行打通平漢路，再以一部牽制第3、第6兩戰區，繼續打通粵漢路。進攻長沙時，決取

12 同註11。

圖二 長衡會戰日軍指揮系統(民國33年5月)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八冊》(臺北：國防部，1989年)，頁194。作者自行繪圖。

較第2、第3兩次長沙會戰廣闊之正面，先攻我兵力薄弱之處，以增長士氣，有選定緒戰戰場於我第30集團軍正面之企圖。

會戰尚未開始之前，日軍除加緊修築蒲詒至崇洋公路，及臨湘、雲溪至岳陽公路外，且沿武岳公路趕修雙程電話線、白沙鋪倉庫由3所增至7所，羊樓司兵站倉庫由漢口運到彈藥1,500箱，其進攻長橫、打通粵漢路之企圖，益臻明顯。¹³

二、國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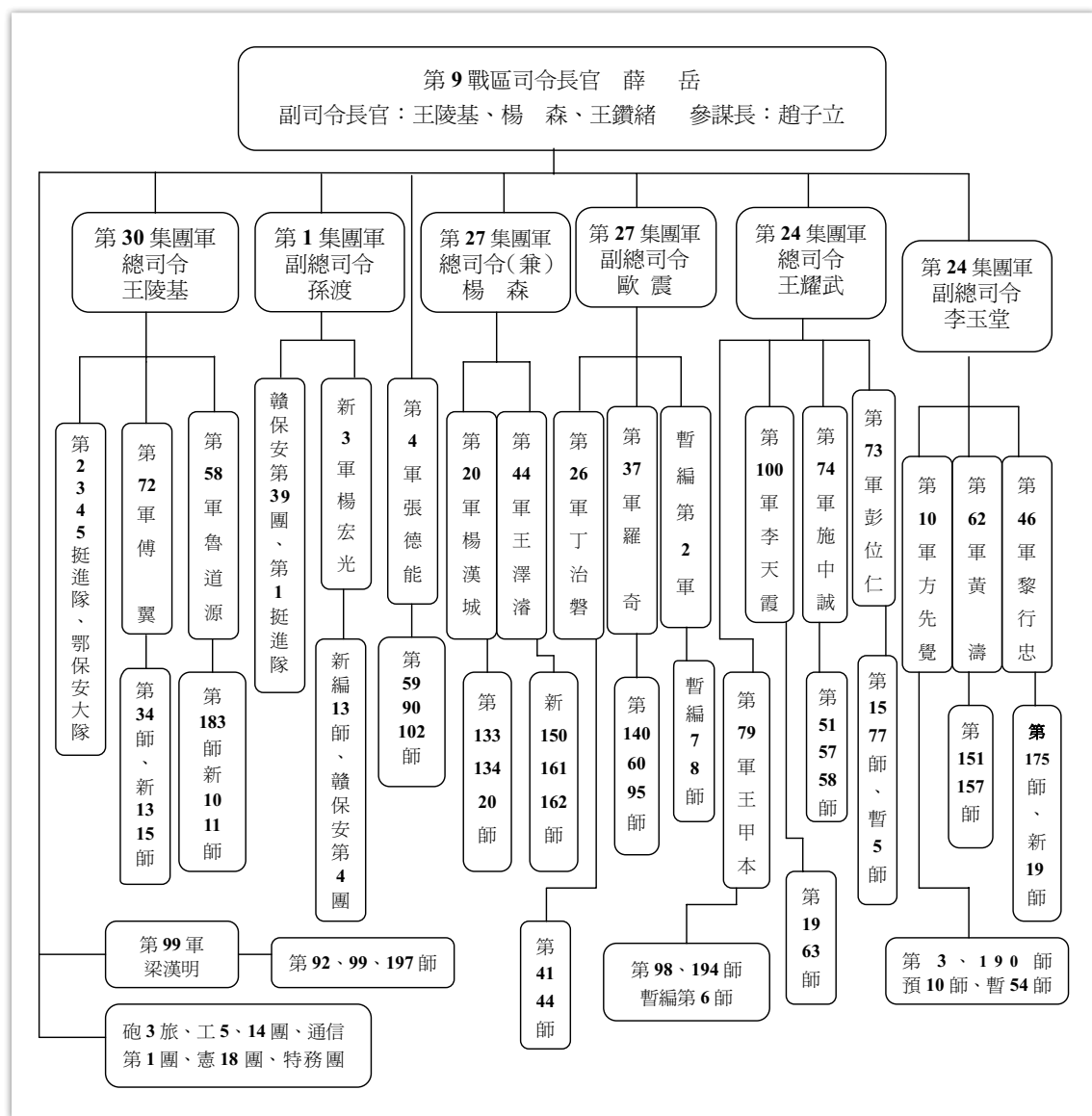
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上將基於上述敵情，積極準備迎擊來犯之日軍，我軍部署如次(如圖三)：

(一)贛北方面：第1集團軍以江西保安第9團及新編第3軍之新編第12師、第183師與第1挺進縱隊(附江西保安第4團)，任樑江渡、市議街、跨贛江互松湖街、高安、奉新、東堡之線警備；第58軍之新編第10師及江西保安第3團，控制於

13 同註11，頁195。



圖三 長衡會戰國軍指揮系統(民國33年5月至8月)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八冊》（臺北：國防部，1989年），頁200。作者自行繪圖。

樟樹、清江，新編第11師控置於分宜整訓。¹⁴

(二)鄂南方面：第30集團軍，以第72軍之第34師、湖北警備第14大隊、第3挺

進縱隊之一部及新編第13師，任大港、武寧、留咀橋、九宮山、塘口、麥市、通城、九嶺、保定關之線警備；新編第15師控置修水附近整訓。¹⁵

14 趙曾傳等編著，《抗戰紀實——湘北湘南阻擊戰》。

15 同註2，頁201。

(三)湘北方面：第27集團軍，以第4挺進縱隊、第20軍之第134師(後調)之401團及新編第20師，任黃岸市、楊林街、新牆街、八仙渡、鹿角之線警備；第133師控置長樂街附近整訓。

(四)湘西方面：第99軍以第99、92師，任營田、湘陰、盧林潭、沅江、南咀、小港、漢壽之線警備；第24集團軍(係於6月4日以後歸第9戰區指揮，陸續參加湘江西岸之戰鬥)之第100軍，任南縣及百弓咀一帶警備，主力控制於津市、澧縣及澧水右岸各要點；戰區直屬之第37軍，一部任汨羅江警備，主力集結於甕將鋪、浯口地區整訓；第4軍集結於長沙附近整訓，並任長沙警備；第44軍集結於瀏陽附近整訓，暫編第2軍集結於諸州、淶口整訓，第10軍集結於衡山、衡陽間地區整訓。¹⁶總兵力與長沙前兩次會戰時大致相當。¹⁷

我空軍及中美混合空軍，於敵我兩方正在豫中會戰進行方殷之際，判斷日軍將同時對湘鄂發動攻勢，在本會戰發動之先，除留置一小部兵力，繼續對豫中戰場作戰外，主力迅速集中於戰場附近各基地，以協力第6、第9兩戰區作戰。所準備之兵力，計重型、中型轟炸機、驅逐機共217架。¹⁸

中國空軍由航空委員會直接指揮，第1路司令張廷孟，所轄之空軍第4大隊P-40

機24架、第11大隊P-40機2架，主基地在梁山，前進基地在恩施。

中美空軍混合團，由我副司令蔣冀輔與美國摩斯上校指揮，所轄之空軍第1大隊B-25機24架、第3大隊P-40機24架、第51大隊P-40機29架。主基地在桂林，前進基地在衡陽、遂川、零陵；輔助基地為紙漿、保慶、吉安、柳州、贛縣、南雄。

美國空軍陳納德將軍，所指揮之成都區，轟炸機部隊B-24機10架、驅逐機部隊P-47機12架；桂林區，轟炸機部隊B-24機10架、B-25機24架、驅逐機部隊P-51機12架、P-38機12架、P-40機24架。主基地在成都、桂林，前進基地在衡陽、梁山；輔助基地在白市驛、廣陽壩、零陵、芷江、吉安、贛縣、南雄。

我空軍於會戰前由駐梁山之中美空軍部隊，每日派機偵察漢口、宜昌及武昌、岳陽間日軍之水陸交通與運輸狀況，作為我軍判斷敵情之有力資料。¹⁹

5月中旬，豫中會戰逐漸接近尾聲，我方判斷湘北之日軍隨時會向南進攻；最高當局乃於14、28、29日三令第9戰區，指示各軍應於長沙方面與日軍決戰，第10軍則以固守衡陽為主。²⁰此際崇陽、岳陽、華容之日軍已於26日向我通城、新牆街及南縣、安鄉各地進攻。²¹

16 駐守衡陽的第10軍，前身為黃埔教導團，北伐時代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3師，其將領分別為錢大鈞、李玉堂、蔣超雄、方先覺、葛先才、周慶祥等，歷屆第10軍軍師長也多為第3師舊部。抗戰軍興，第10軍成為國軍五大主力之一，其特點是善於防禦作戰。

17 同註10。

18 同註11，頁195。

19 同註11，頁197。

20、21 於下頁。



作戰經過概述

一、湘北阻擊作戰(如圖四)

5月26日鄂南日軍第一線兵團(約5個師團)分為三路開始南進，由崇陽、岳州、華容之線攻擊前進。右翼方面以第3、13兩師團為主；中央方面以第34、68、116師團為主；左翼一路以第40師團為主；²²其精銳配置於其左翼方面，以防止我軍之側擊。5月27日日軍第11軍，在其空軍之支援下，向東自崇陽、西迄洞庭湖以西之公安、南縣一帶，發起全線總攻；另控置3個師團於監利、浦圻、崇陽各附近，準備縱深作戰。²³5月28日零時止，日軍第一線兵團已全部投入戰鬥，長衡會戰正式展開。²⁴

6月1日日軍右翼兵團攻陷平江，中央正面之日軍則渡過汨羅江，左翼日軍第40師團渡過洞庭湖；國軍雖竭力抵抗，全力阻擊，終以眾寡懸殊而後撤。當敵繼續南犯時，益陽卻為我規復，並尾擊由益陽南犯寧鄉之敵，是時，長沙保衛戰已揭開序幕，但由益陽南下之敵，亦開始猛攻寧鄉，我第24集團軍王耀武總司令

，即令已到達之第73軍，協同第79軍，對敵行鉗形攻擊，詎料當15日發起攻擊時，雖值天雨，道路泥濘，然我仍令所部續向湘鄉追擊。中央日軍第68、116師團，於27日，突破我新墻第20軍陣地後，直趨汨水，6月1日汨水兩岸，爭奪激烈，戰至黃昏，我第37軍主力，南向上杉市轉移，敵趁勢南迫；至8日已進至撈刀河北岸，並強渡撈刀河，與我保衛長沙第4軍之警戒部隊發生接觸，戰至11日，敵再迫抵瀏陽河北岸，長沙東側，遂完全暴露。²⁵迄6月16日以後，湘陰南下之日軍開始搶攻長沙，我第4軍苦戰數日，兵力傷亡過半，第4軍軍長張德能乃急調守軍西渡湘江力保岳麓山。此時，敵隨後跟進之第58師團，於12日亦已到達撈刀河之線，隨即南渡，繞經郎梨市，與迂迴湘江以西之敵，東、西夾擊長沙，我長沙守軍，在日軍優勢砲火猛轟下，奮勇迎擊，終因傷亡逾半，於奮戰一週之後，至6月18日，在日軍空軍及地面火砲轟擊下我陣地全失，長沙淪陷，²⁶國軍乃被迫轉向湘鄉方面。同時，日軍以其第二線兵團(約3個師團)加入作戰，迅速南下，企圖一舉拿

20 衡陽的重要超過長沙，它是粵漢、湘桂兩條鐵路的連結點，又是西南公路網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著東南與西南的隔斷，和西南大後方受到直接的軍事威脅。衡陽的飛機場是我國東南空軍基地之間的中間連絡站，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經營的東南空軍基地歸於無用。不僅如此，衡陽位於湘江和耒水合流處，這些對大後方的軍食、民食和軍事工業是極端重要的，它的失守會加深大後方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卻給了敵人「以戰養戰」的可能性。

21 同註10，頁295。

22 同註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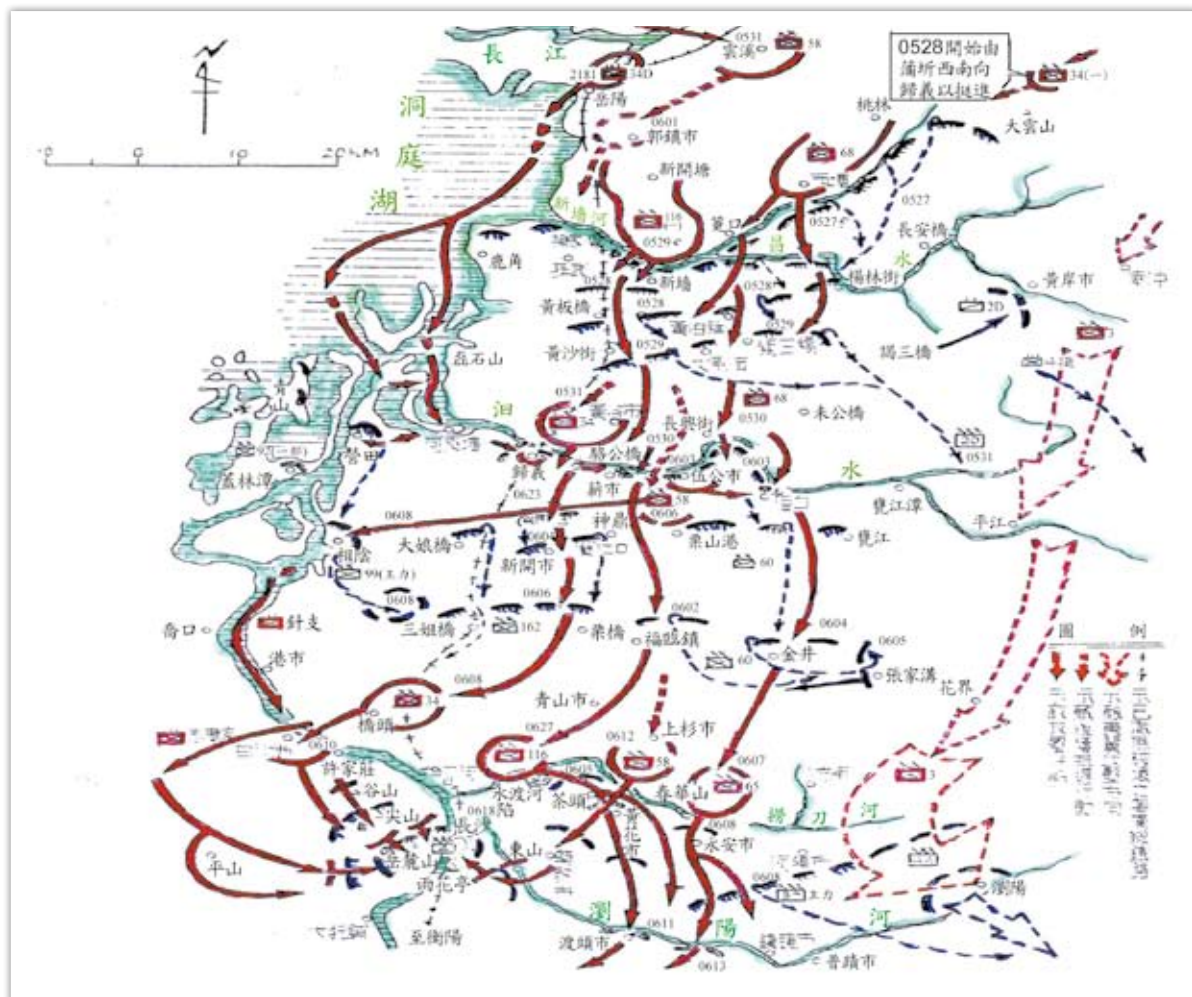
23 國防部史編局，《抗日戰史，第二冊》(臺北：國防部，1992年)，頁358。

24 同註2，頁212。

25 同註23，頁359。

26 於下頁。

圖四 湘北阻擊作戰經過要圖
(民國33年5月27日至6月18日)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八冊》(臺北：國防部，1989年)，頁219。

下衡陽，達到與桂境兵力會師的戰略目的。

二、湘中阻擊作戰(如圖五)

6月中旬，敵第11軍憑恃其優勢戰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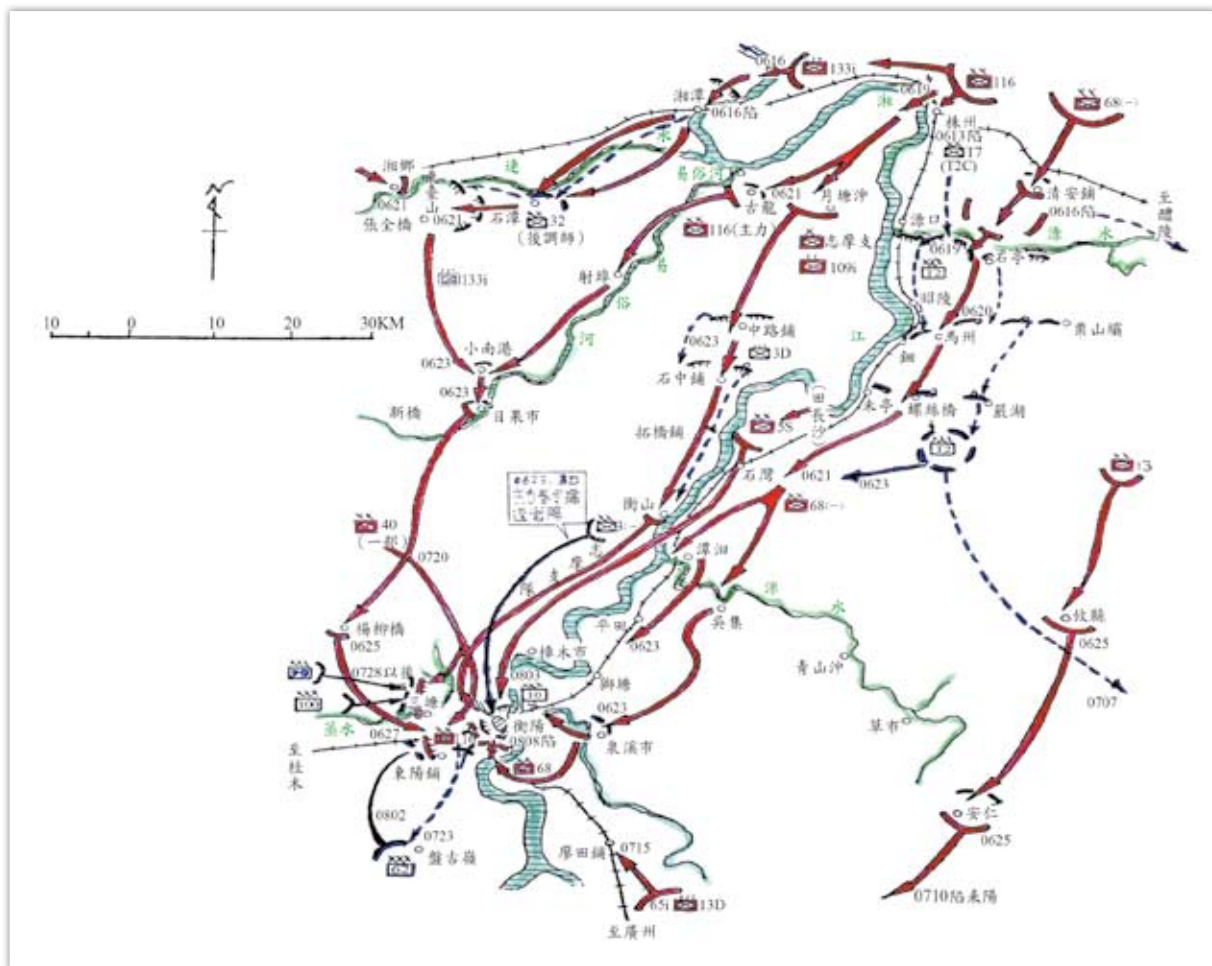
，先後攻陷我寧鄉、長沙、瀏陽各要點後，左翼第3、13師團續南迫醴陵、萍鄉，並逕向攸縣、安仁、耒陽推進，²⁷以配合其沿湘江以西南犯之第40師團，對其中央

26 第4軍軍長張德能收集該軍殘部1300餘人突圍而出，雖經薛岳解釋戰役經過，並有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請求從輕發落，張德能仍被滿腹怒氣的蔣委員長下令槍決。見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北：時報文化，1994年)，頁383。

27 同註2，頁224。



圖五 湘中阻擊作戰經過要圖
(民國33年6月16日至8月8日)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八冊》（臺北：國防部，1989年），頁235。

兵團攻奪本作戰之最後目標——衡陽，²⁸創造有利態勢。

我最高當局鑑於情勢惡化乃於6月20日電令第9戰區薛岳長官，指示：「國軍以確保衡陽之目的，阻敵深入，以一部於淶口、衡山間地區，持久抵抗，主力由醴陵、瀏陽向西，由寧鄉、益陽向東，夾擊

深入之敵而擊破之。」²⁹薛岳長官即命第10軍仍就衡陽既設工事固守，必要時，湘江東岸部隊可撤進衡陽城內，而第62軍則控制祁陽東北地區，以為內外夾擊之用；湘江東岸第30集團軍各部分別攻擊右翼及正面南下日軍側背，湘江西岸第24集團軍各部則速向湘鄉攻擊前進。然日軍進展迅

28 同註23，頁359。

29 同註10。

速，我左右軍未及發起攻勢，日軍第二線兵團已直越平江、瀏陽而來，我左(第30集團軍)右(24集團軍)軍，抵不住日軍強烈地空火炮，而分別向南轉進。

6月23日日軍第68師團主力沿鐵路分兩股突進至吳集市以南地區，與我湘江右岸守軍發生激戰，而湘鄉方面之日軍為策應其中央兵團攻勢亦紛紛南進；6月25日國軍撤向耒陽，日軍遂乘勢渡過湘江向衡陽進攻，26日日軍第116師團亦進至衡陽西北，於是日軍主力部隊完成對衡陽之包圍。我第9戰區長官部乃急電左、右岸之第24、27兩集團軍各部分向衡陽集中，牽制日軍攻勢。6月28日日軍向衡陽發動總攻擊，我守軍奮勇迎戰，城外各陣地失而復克，30日日軍再興攻擊，對我陣地輪番

轟擊，仍無所獲。衡陽久攻不下，日軍重新調整部署，³⁰7月11日日軍對我衡陽再發動第三次攻勢，³¹重點指向西南面；激戰至15日，先後奪我虎形山、張家山、江西會館各要點，³²連日來，雙方戰線犬牙交錯，搏鬥至烈，彼此死傷均重。8月4日日軍在其航空隊及重砲支援下，再向市區發動總攻勢，由其第11軍司令橫山勇親臨指揮。³³我第10軍奮戰互月以來，兵疲彈盡，猶鼓足餘勇，苦撐到底痛殲來敵過半；³⁴至8日晨，終以援軍被隔絕，兵疲糧缺，守軍力竭，傷亡殆盡，陣地全毀，衡陽於血戰47天後終告失陷。³⁵我湘江東西兩岸各軍除留一部繼續與日軍對峙於現有陣地外，大部向西南轉進，衡陽保衛戰至此告一段落。³⁶

30 何桂宏、鄭德良，《八年抗戰中的國民黨軍隊——1937~1945》(臺北：臺海，2011年)，頁422。

31 同註2，頁285。

32 我衡陽守軍第10軍，以4個殘破之師，總兵力尚不及7個步兵團之兵力，自敵於6月下旬圍犯之始，即陷於孤困之局，但守土官兵，均抱定與城共存亡之決心，奮勇殺敵，迭挫敵鋒，終以援絕糧缺，傷亡殆盡，陣地全毀，於血戰47天之後，迄8月8日晨陷敵，我第10軍奮戰不懈之精神，已為我抗日戰史，留下最光輝之一頁。國防部史編局，《抗日戰史，第二冊》(臺北：國防部，1992年)，頁359。

33 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擔心衡陽戰局再這樣拖下去，國內高層會終止1號作戰的計畫，讓一切前功盡棄。所以，他一面儘可能的給第11軍以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支持，一方面嚴令橫山勇近幾天內，務必拿下衡陽城。若拿不下，橫山勇就必須切腹以謝天皇！

34 8月7日17時30分，橫山勇為瓦解整個衡陽守軍的鬥志，下令野戰重砲部隊進行猛烈砲擊，不惜消耗全部備用彈藥，天黑也不可停，並通報全軍一齊堅持進攻。傍晚，日軍發動最後總攻，各路日軍紛紛突入城中，大規模巷戰展開，當時是「巷戰肉搏無盡時，屍軀赤血染衡城」。

35 8月8日晨4時，方先覺等人抵達日軍第68師團部之後，遂向日11軍司令橫山勇提出不得侮辱、殺害守軍生存官兵等有條件停戰協定。見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臺北：黨史會，1985年)，頁652；文聞編，《原國民黨將領口述回憶錄——我所經歷的常德、長衡會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部，2005年)，頁117。

36 11月18日深夜，被囚禁達3個月之久的方先覺，通過多方幫助，由衡陽逃出，西行至西郊新橋一帶，渡蒸水至大雲庵，先到白倉，經錢光鋪、八灌口，一直走到祁陽黃土鋪(今屬祁東縣)，經邵陽武崗，後去芷江乘飛機，先到昆明，於12月11日飛抵重慶。《青天白日勳章》(臺北：知兵堂，2011年)，頁203。



三、湘南阻擊作戰(如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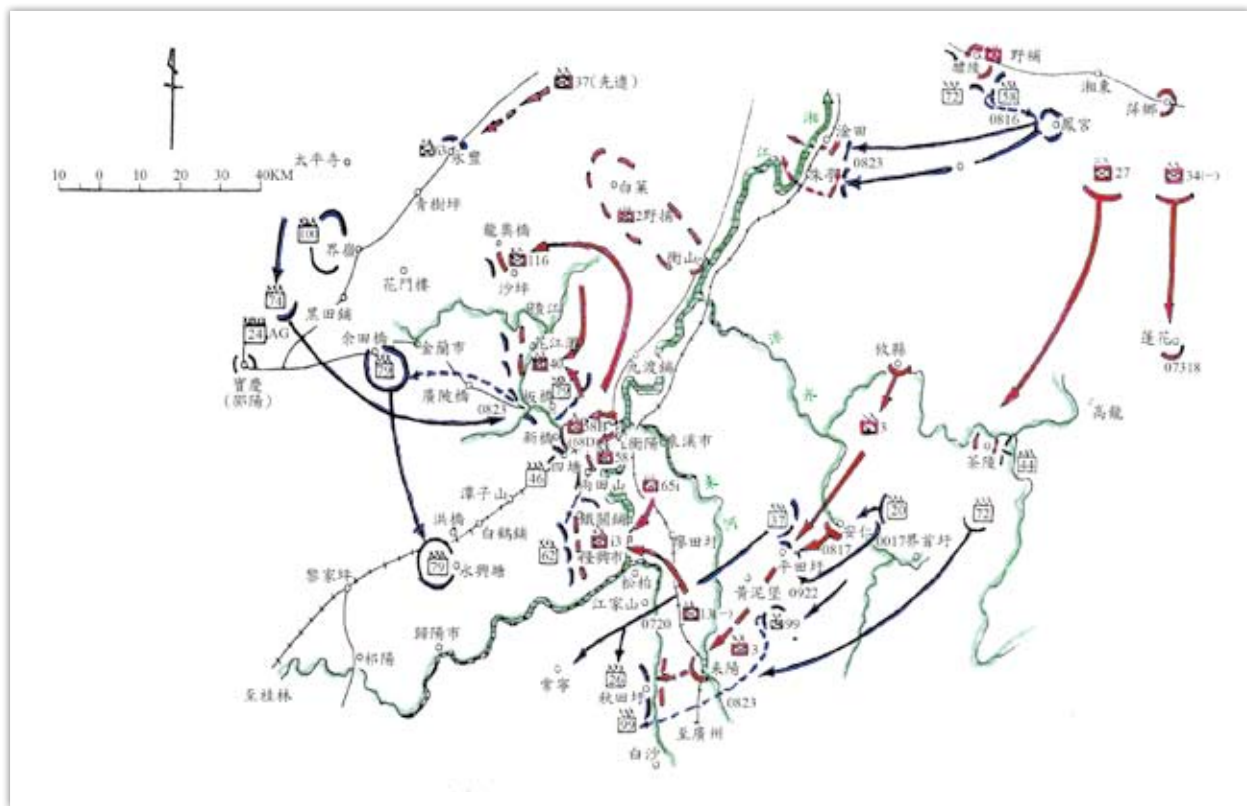
日軍陷我衡陽後，為掌握主動，並為爾後繼續實施桂柳會戰之容易，於8月下旬，復傾其第37、116、40、68(太田支隊)、58、13、30師團，沿永豐、衡陽、秋田圩(耒陽以西)寬廣正面，先以洪橋、零陵為目標，南向湘桂邊境進犯。是時，我第100、74、46、62、37、26軍，已沿永豐、沙坪西南、新橋、鯉魚塘、秋田圩之線完成部署，另以第74軍第57師，於寶慶附近積極構工，第79軍集結洪橋東南為機

動部隊。³⁷

8月29日最南翼之日軍第3師團首先西犯，我以敵火猛烈，被迫逐次西移，30日日軍全線進犯，直抵全塘、湘江兩岸，硝煙蔽空，殺聲震天，國軍第26軍節節阻擊，極力抵抗，掩護第37軍於常寧佛嶺占領陣地。³⁸9月2日日軍第68、13師團之先頭部隊，分別突抵洪橋東北以南一帶，並向祁陽迫進中，至此，我洪橋守軍已陷入其包圍圈中，乃放棄洪橋，向西轉移。

日軍乘勢猛進，我防堵不及，迄4日

圖六 湘南阻擊作戰經過要圖
(民國33年8月下旬)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八冊》(臺北：國防部，1989年)，頁243。

37 同註10，頁360。

38 同註2，頁245。

，祁陽亦告不守，我軍奉命向零陵轉移。第26、第20、第37軍(欠)，即在常寧守軍掩護下，先後西渡笏原河西進；6日我甫轉抵冷水灘一帶第62、79軍，突遭日軍尾擊，全線復展開激戰。日軍趁我無暇他顧之機會，一舉襲占零陵以北之機場，其第13師團亦乘夜突抵零陵城下，我軍無法抵抗，轉移瀟水南岸，零陵遂於9月7日晨陷敵。

日軍第11軍於獲悉已占零陵後，當即決心續向湘桂邊境突進，俾為爾後之桂柳攻勢，先取得有利態勢。我軍事委員會鑑於日軍第3師團已由零陵南犯道縣，同時粵境西江及雷州半島之敵，亦呼應北進，桂、粵情勢驟變，除勒令第4戰區積極備戰外，特電示湘桂邊境守軍，應乘敵突進，予以打擊，決在黃沙河及全縣附近，夾擊敵人而殲滅之。³⁹基此，遂以第20、26、44軍改向縣附近集結，準備向日軍左側攻擊；以第62、79軍，一面遲滯日軍；一面向新寧附近轉移，準備向日軍右側攻擊，第24軍集團歸還第6戰區序列，仍固守寶慶以東陣地，並積極攻日

軍側背，第9戰區薛司令長官，指揮第30集團軍(王陵基)、第27集團軍(歐震)、第1集團軍(孫渡)，應全力拒日軍由粵漢路南下。⁴⁰

9月8至10日，我全線西移，遂使敵未經激戰，即於11日，越過湘桂邊境之黃沙河，與我甫抵全縣之第93軍稍有接觸，而於14日，不費一槍一彈，進占全縣，歷時3月餘之長衡會戰，由是告終。

綜觀全局，我軍為協力盟軍反攻緬甸，並打通中印公路，自32年秋季以來，由第6、第9等戰區抽出精銳7個軍轉用滇、印，且兵員資材之補充，亦以滇、印為第一優先，⁴¹致第9戰區之戰力，殊感不足，不得已而採取游動防禦，以爭取時間，並消耗敵人。首先在瀏陽、長沙及寧鄉一帶地區，予日軍以重大打擊；繼於衡陽與日軍奮戰40餘日，予日軍重創。⁴²尤以日軍之飛機、汽車、船舶、油料及鐵路材料損耗極重，使其打通南北交通破壞飛機場之代價昂貴，得不償失。⁴³

39 此後不久，日本中國派遣軍和駐東南亞的南方軍，在廣西南部勝利會師，從而打通了中國內地通往越南的大陸交通運輸動脈，完成了日軍大本營擬訂的「1號作戰計畫」。這一戰略計畫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日軍士氣和野心，認為：「1號作戰」的顯赫成果，可以說是使當時陷於淒慘不利戰局中的日本，微微見到一線光明。

40 同註10，頁361。

41 當此之時，美國派往中國戰區擔任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將軍，為爭奪實際上的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權，進而支配、統治中國，不惜與蔣介石公開叫陣，並密電唆使羅斯福總統和一些政客，通過美國輿論向蔣委員長施壓，迫其就範，讓蔣委員長無條件交出中國軍隊的指揮大權。

42 同註11，頁199。

43 衡陽之戰，是抗戰史上最慘烈的拉鋸戰，儘管打出了第10軍全軍覆沒的悲劇，衡陽最終失守，但同樣打出了中國軍隊在抗日戰爭中防禦作戰獨一無二的巔峰，在世界戰爭史上極為罕見。日本戰史把此次戰役稱為「中日八年作戰中，唯一苦難而值得紀念的攻城之戰」，其犧牲之大，令人驚駭。



雙方作戰得失與用兵檢討

第三次長沙會戰，日軍失敗之主因在兵力不足，攻擊正面過小及受岳麓山之瞰制。本次會戰日軍因懾於以往三次蒙受失敗之經驗教訓，而顯得特別謹慎，⁴⁴並徹底矯正以往過失，其作戰指導方案即是打通京漢與粵漢路，以備太平洋戰局惡化時，能藉陸上交通與南方軍保持連絡；⁴⁵遂一舉攻略長沙、衡陽。駐守湖南的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以為日軍在前三次長沙戰役接連受挫以後，⁴⁶一時不敢再謀取長沙，再則以為日軍兵力因抽調赴太平洋和東南亞戰場，在中國大陸力量薄弱，加之時值雨季，氣候和湖南的地形不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作戰，低估了日軍的作戰能力和野心，因而未能採取積極的對策和進行充分的作戰準備。⁴⁷

國軍事後檢討長衡會戰之缺點為兵力部署似乎有欠適當，逐次使用兵力，缺乏協調與機動力，未能形成用兵重點；輕率放棄陣地與敵直接戰鬥，增加傷亡，裝備劣，兵員少；紀律廢弛，戰志不旺等。⁴⁸如當5月31日，最高當局頒發之會戰計畫，預期於長沙附近與日軍決戰，則應速於

長沙、瀏陽、寧鄉地區集中優勢兵力，然竟因少數日軍之牽制，而將兵力分散各地，致長沙正面僅配置一個軍(第4軍)，且該軍於決戰展開後，又本末倒置將主力移往西側岳麓山上，授予日軍攻擊之空隙。然綜觀全役，我軍在日軍空前壓力之下，以有限兵力奮擊到底，尤其衡陽孤軍死守47日，屢重創日軍，使日軍迅速打通大陸南北交通之企圖瓦解，仍值得敬佩。⁴⁹以下即針對此次會戰，雙方作戰得失與用兵提出檢討：

一、日軍

(一)作戰指導錯誤

日軍罄其餘力，孤注一擲，進攻長、衡，打通大陸南北交通，並破壞我中、美空軍重要基地，對其全局貢獻甚微，而資材之消耗、人員之傷亡，均極嚴重，消耗戰力，得不償失。⁵⁰

(二)兵力部署適切

日軍自始即以衡陽為目標，將5個師團用於第一線、3個師團為第二線兵團，保持精銳於通城方面；對國軍可能之側翼威脅，則以準備迴轉包圍殲滅。⁵¹例日軍以有力一部，由沅江實施助攻，使我外翼部隊側擊失效，且不易轉

44 國防部史編局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9)：湖南會戰》(臺北：國防部，1987年)，頁300。

45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北：時報文化，1994年)，頁365。

46 第一次長沙會戰：1939年9～10月；第二次長沙會戰：1941年9～10月；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年12月～1942年1月。

47 同註30，頁408。

48 〈軍令部長衡會戰經過戰鬥要報〉，1944年8月26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四)，頁152。

49 同註10，頁299。

50 同註2，頁300。

51 同註45，頁382。

用，形成其中央正面局部優勢，部署適切。⁵²

(三)會戰前準備周到適切

在會戰之前，秘密由各戰區抽調兵力向戰地集中，又在岳陽、蒲圻等地，集積大量彈藥，並構成通往武昌雙程通信線路。又如進攻洞庭湖區之沼澤地帶，使用預先攜帶之特製橡皮艇、舟、筏，不受湖沼河流障礙之限制，是皆日軍未雨綢繆，以從事準備周到適切之明證。

(四)善用中央突破、迂迴包圍等戰法

日軍在新牆河以北，集中優勢兵力實施中央突破，適時渡過湘江，奪取岳麓山，並於左右兩翼行迂迴包圍，以牽制我軍，遂迅速攻占長沙。同時日軍善於利用我軍兵力配備弱點，運用鑽隙戰法：如日軍與我軍在長沙、瀏陽激戰正酣之際，以有力一部，循我兵力配備間隙之洞陽市、普蹟市方面鑽竄至株州、湘潭一帶，迫使我第37軍由主動轉為被動，即由洞陽市地區轉進至醴陵附近；又如日軍在古港方面，突破我第58軍陣地，即在醴陵附近迂迴我第37軍側背；以及日軍在寧鄉附近被我軍包圍鏖戰時，而以長沙日軍一部西進，攻我寧鄉兵團右翼；第99軍之白右寨弱點，使我翼側暴露，致使日軍得以南進。又如日軍包圍我衡陽時，不惜以優勢兵力兩師團之眾，重層包圍，使我守備部隊第10軍完全孤立，與外圍援軍不能呼應，迨久攻不下，使用第2線兵團增援，前後使用兵力共5個師團，一面阻止我外圍援軍，一面向衡陽猛攻，最後終將此一戰略要

點攻下，是皆日軍慣於運用突破、迂迴、包圍等戰法之顯例。⁵³

(五)陸空協同密切

日軍空中劣勢，然其不惜犧牲直接支援地面戰鬥，為致勝原因之一。例如：日軍渡越新牆河，我第20軍向平江方面轉進，行至平江西北，南渡舊水時，日軍一面向我轉進部隊截擊，同時以空軍猛烈轟炸，以致我在黃棠附近之隘路損失慘重。又如日軍圍攻岳麓山核心陣地時，以大批飛機晝夜輪番轟炸，造成震撼威力，搖動我軍士氣，遂迅速奪取該地，攻占長沙。

(六)日軍戰鬥精神及技能均甚優良

日軍訓練有素、裝備優良，其戰鬥之技能與精神均佳。例如：日軍在寧鄉之黃土潭附近，先以少數部隊據守該地，雖遭我軍數倍兵力圍攻，傷亡慘重，殘餘始終頑抗不屈，而能作為爾後援軍南進之支撐點；又如圍攻衡陽，雖曠日持久，傷亡慘重，依然不屈不撓，最後達成任務，均為其戰鬥精神旺盛之明證。

二、國軍

(一)作戰指導適切

我最高統帥部堅持協力盟軍反攻緬甸，並打通中印公路之既定計畫，不得不忍本戰場戰力之不足，以消耗戰略行動防禦。在長沙、衡陽地區與日軍會戰，雖迭失要地、犧牲慘重，然取得寶貴之時間，打通國際通路，獲得大量軍援，成為最後勝利之保證，對於戰後局勢裨益良多。⁵⁴

52 同註2，頁300。

53 同註2，頁301。

54 同註11，頁200。



(二)兵力部署欠當

我軍事委員會5月31日頒發之長衡會戰計畫，預定在長沙附近與日軍決戰，我軍自應在長沙、瀏陽、寧鄉地區集中優勢兵力，然竟因少數日軍之牽制，將第99、第162、第60、第133、新編第13等五師之眾留置敵後。富江第15、第77、第58、第98、第194、第19、第92等七師之眾，分散鄉溪，既未能遮斷敵後交通，牽制敵人，徒然分散兵力，授日軍各個擊破之機；尤以長沙市及岳麓山周邊，僅配置一個軍，在決勝點形成劣勢，極為不利。⁵⁵

(三)長沙守軍兵力運用失當

長沙為戰略要地，岳麓山祇是戰術要點，守軍未能明察輕重；又其所占岳麓山陣地正面過廣，與兵力殊不相稱。當6月17日長沙兩岸戰鬥方酣，竟本末倒置，將主力由右岸核心陣地倉促渡湘江轉移左岸，徒增損害與混亂，致長沙、岳麓迅即失守，影響了國軍在湘北作戰的整個計畫。⁵⁶

(四)預備隊之編成使用，有違戰術原則

我第58軍於古港方面，力戰數日，雖予日軍有力之打擊，然當日軍於6月11日突破石灣陣地時，軍預備隊先使用於蔣埠江方面，並未組成新預備隊。迨日軍突破我陣地，進至文家市附近時，竟將軍直屬部隊大部投入戰場，無預備隊行有效之逆襲，以致日軍急速南下，進攻萍、醴，實屬有違戰術之原則。

(五)陷於被動，追隨敵人，最後形成不利之態勢

日軍向衡陽圍攻，久攻未下，依軍事委員會戰略指導，應於衡陽附近，以湘江左、右兩岸兵團，重新部署，與日軍決戰。然日軍以第二線兵團，第27、3等師團，在醴陵、萍鄉、茶陵、安仁一帶牽制我第30、27兩集團軍兵力，往覆爭戰，我始終處於被動地位，追隨日軍行動。如我第62軍突進至衡陽南郊時，西北郊之第79軍，未能齊頭併進；迨至第79軍，攻至衡陽西北近郊時，而第62軍已傷亡重大，被迫向鐵關舖以南撤退。其後我各軍齊力進攻時，日軍已增強實力，不可輕下，而衡陽守軍，則苦戰日久，糧彈缺乏，陷落敵手，我軍始終未能達成解圍衡陽之任務。⁵⁷

(六)逐次使用兵力，未能發揮統合戰力

敵我在衡陽附近主力決戰時，日軍迅速集中優勢兵力，而我軍則運動遲緩，逐次到達戰場。如第24集團軍之第74軍，主力長期滯留常德，遲遲未能儘速南下；而由廣西方面，抽調第46軍主力，均於戰鬥末期，始到達戰場，且第46軍正當戰鬥進行千鈞一髮之際，復悉數逕由戰鬥中悄然西撤，不但未發揮固有戰力，且予日軍各個擊破之機會，殊屬不當。

(七)陸、空協同適切

當衡陽被日軍圍攻時，衡陽制空

55 同註2，頁302。

56 同註30，頁413。

57 同註11，頁202。

權，全在我空軍之手，每日飛往衡陽，協同地面作戰，為地面部隊指示目標，不時攻擊日軍步兵及砲兵陣地，並擔任通信及運送彈藥。我衡陽得以長期固守，多有賴於陸、空協同之適切。⁵⁸

(八)缺少戰略預備隊，致難適時捕捉戰機挽回頹勢

我衡陽外圍之第24集團軍，以強大兵團與日軍主力決戰，竟未控制有力之戰略預備隊，致失卻好機。如第62軍攻至城郊火車西站時，已傷亡重大，攻勢頓挫，若設有強有力之戰略預備隊，相機加入戰鬥，擴張戰果，或可乘勝解衡陽之圍；又如我第79、62軍，兩軍在衡陽西南郊遭優勢之日軍攻擊，逐次向湘、桂邊境轉進時，因無戰略預備隊之掩護，以致損失慘重。⁵⁹

(九)戰鬥意志旺盛

戰鬥精神為戰勝之基礎。我寧鄉守軍第58師與數倍之日軍苦戰6晝夜，最初擔任守備者為2千餘人，戰至最後竟剩200餘人，仍然始終奮戰不屈；又如我衡陽第10軍在數倍優勢之敵困攻中固守47晝夜；又第79軍王軍長甲本之壯烈殉國，均充分表現我中華民族之偉大革命精神！

(十)通信、交通裝備及訓練低劣，影響作戰

國軍訓練不足、裝備低劣，常影響全般戰局。例如：在寧鄉附近，我軍雖已完成包圍部署，並訂於6月22日拂曉開

始行動，但因適逢大雨，河水暴漲，渡河器材缺乏，行動遲滯，以致圍攻計畫未克全部實施；又如在萍鄉作戰時，我第30集團軍總司令部，原擬以所指揮之第58、72、26等3個軍圍殲日軍，但因總司令部對第26軍電臺通信不通，命令未能如期送達，貽誤戰機！⁶⁰

(十一)參戰系統不一，出現多頭指揮

由於參戰系統有別、多頭指揮無所適從、部隊長官驕不從命、地方部隊保存實力等諸多因素，參加會戰各部隊之間步調不齊，協同作戰能力差。戰場指揮官缺乏自動與鄰接部隊聯繫策應的習慣。第10軍苦守衡陽40餘日，而前往解圍的野戰軍如與城內守軍適時配合，或可收內外夾擊之效，無奈當內圍突出時，外無援應；當周邊進擊時，內徒固守。另一方面，前往解圍的各部隊之間缺乏連絡，步調不一，各軍逐次前往解圍，此去彼來，未能集中各軍優勢兵力與日軍決戰，結果坐失良機，陷於被日軍各個擊破的敗局。

長衡會戰對國軍的意義與啟示

回顧過往這段歷史，對那些抵抗外侮、為國捐軀的國軍官兵和同胞，國軍幹部不僅應表達由衷的崇敬和感恩，而且也應記取中華民族這段悲壯的歷史，深刻瞭解到八年抗戰對我們的意義與對世界和平所做的貢獻。下列幾點啟示，可作為未來國軍建軍備戰參考：

58 同註2，頁304。

59 同註2，頁304。

60 同註11，頁202。



一、提高國家民族觀念

我國百年來的積弱，原因就是國人缺乏國家民族觀念有以致之。八年抗戰，全國同胞深受日本帝國蹂躪壓迫，始凜乎國家民族之愛護而知所努力。現今國家處境艱困，全國人民應提高愛國家、愛民族之觀念，摒除個人私見與黨派之私利，事事以國家民族為前提，團結一致，共同致力國家發展。

二、落實平戰結合的全民國防

今日戰爭形態已與當年抗戰時空截然不同，國軍所面對的軍事威脅卻不亞於當年；兩岸敵對狀況不會隨現階段兩岸關係和緩而解除，國軍戰力若無法持續精進與維持，國防安全將產生嚴重威脅。因此，落實平戰結合的全民國防，提供國人正確國防資訊，強化敵情威脅教育，使國人能認同全民國防觀念，願意為國防建設盡力，發揮全民國防力量。

三、建構「固若磐石」的國防後盾

馬總統英九先生民國97年主持「國軍重要幹部研習會」時指出，建構「固若磐石」的國防，貫徹「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軍事戰略構想，⁶¹清楚點出國家安全與兩岸和平皆是建構在堅實的國防力量之上；但亙古不變的是國軍必須維持精良的戰力，以高度的戰備水準保衛國家安全，並作為國家因應變局，爭取國家權益的堅實後盾。

結語

民國3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八年艱苦抗戰，終獲光輝勝利。我們從戰略

的角度來看，正因當時軍事委員會要員蔣中正先生以空間換取時間，才能依照計畫讓英美選擇站在中國這邊，因此，也可說是蔣委員長把日本引誘至泥沼之中，再加以打敗的勝利者。今日回顧此一戰史，長衡會戰自5月底迄9月初，歷經3個多月，是日軍「1號作戰」中作戰時間最長、國軍抵抗最為頑強的一次會戰。此役中，日軍投入大量人力及物資進行攻勢，雖達成攻陷長沙、衡陽之目的，仍無助於挽回整體戰局。因此，長衡會戰的戰略意涵在於延緩了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的步伐進程。會戰中國軍充分發揮英勇抗敵的精神，用鮮血寫歷史，以生命譜樂章，由於他們的犧牲奮戰，才換得國家的永續生存發展。

撫今追昔，我們應正視歷史，更應記取抗戰教訓，深切體認「安全是確保國家發展唯一的途徑」。面對當前情勢，兩岸經貿往來密切，雙邊關係雖有改善，但中共從未承諾放棄以武力犯臺，其軍事威脅未曾間斷。我們唯有支持國防、抱持「毋恃敵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敵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信念，確實建構「固若磐石」的堅實國防力量，才能「防衛固守，有效嚇阻」，達到維護和平，預防戰爭、遠離戰爭的威脅，確保社會安定與國家進步發展，奠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根基。

收件：101年10月29日

第1次修正：101年11月8日

第2次修正：101年11月16日

接受：101年11月20日

61 國防部，《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臺北：國防部，2009年），頁4。